

安順府志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卷之三目錄

論二

說四

考三

辨三

解一

安順府論

李文耕

安平縣田賦論

劉祖憲

鎮甯以上瘴癘說

田雯

習安石花說

田雯

放養山蠶說

二十六則

常恩

黔中水道考

晏斯盛

盤江考

李肇基

永甯州考

謝庭薰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論說三目錄一

關索嶺辨

謝庭薰

牂柯江辨

謝庭薰

牂柯江解

鄭畋

槃瓠辨

補

劉祖憲

伐蛟說

補

劉祖憲

安順府志卷之四十六

知安順府事長白常恩纂

藝文志三

論

安順府論

李文耕

黔省之咽喉爲鎮遠其脊背則安順也提督駐其地內與省會爲聲援外以四鎮爲犄角因地以定制措置之密呼應爲最靈矣黔中地雖瘠民習勞苦故其爲兵者皆果銳無靡情出入險阻馳驅林莽不必訓練而能然也他省之入伍者僅敷兵一人衣食而止黔則物價賤無外耗一兵支食口糧其乾餉銀兩兼可贍其妻孥且挑拔之缺多故爲兵者無身家之累而有功名之志夫既以功名爲志則耻於爲匪耻爲匪則可以使有勇而知方黔兵之勁職此之故道光十二年湖南用師提督奉

命帶黔兵一千隨同督師會勦點行之際軍中以不與者爲辱與

者爲榮無幾微悵惘色及凱旋居者羨之夫人情尋常出門喁喁然與兒女作別其狀有不得已者今黔兵一聞徵調莫不以從軍爲樂視小醜如縛齧然斯蓋我

朝深仁厚澤固結於軍士之心者既深且久而黔中又屢次用師其羣願效力於疆場蒙上賞而邀優恤者皆其祖父

以來飡聞而飡見故其破賊之志枕戈以待非一時之激勸所能然也。語曰：仁至而勇生焉。其斯之謂歟。

### 安平田賦論

劉祖憲

安平田有二種。一曰屯田。每三畝八分科。納糧米一石。一曰科田。每畝應糧米五升四合。屯田爲官所給。科田則民所自墾。故賦之輕重懸殊。至於如此也。二田冊籍前無可考。至康熙九年。衛守備盧公奉

旨清丈屯科田畝。每戶繪圖備載田形四至。及弓口廣袤爲屯爲

科。瞭如指掌。康熙四十五年。前令謝公。以黠猾之徒。改屯作科。復作田賦清冊於糧數地名柱下。逐一詳載鈐印。不

### 安順府志

#### 卷四十六

藝文論

二

數十年。而冊多殘毀。前令王公。乃於乾隆二十八年。集謝

公清丈冊稿爲一冊。

王公例言云。原文備載弓口廣袤。瑣碎難稽。蓋此時原冊尚有存者焉。

首列屯田。次附科田。註明實徵糧額。田名四至。及現存故絕各戶。此皆有功於田賦者也。唯是原文清冊。久已無存。余於道光七年。右四民人黃大甫。控告李上仁。縮糧案內。據呈原文冊稿。查勘田形四至。及糧額弓口。一一符合。兩造帖然。益嘆原文清冊。其功爲不小也。無如再四訪查。只有柔東西民人。尙存其半。而縣署及左右中前後五所。無一存者。是以歷任聽斷。只以王公所修田賦清冊爲據。然地形弓口。旣無可稽。據冊丈量。又徃徃大相懸絕。如道光

乙酉履勘楊朝富李毓貴等互控八番冲屯科田畝一案。查乾隆二十八年冊載苗阿總八番冲屯田大小四十六坵。東南俱抵坡。西比俱抵溝。額納屯糧米六石。又載黃老李耕種八番冲科田二十六坵。東至真冲。南至坡。西至山。北至關口。額納科糧米五斗三升六合二勺。四至昭然。屯科各別。及登場履勘。惟有山坡與關口宛然在目。所謂西北俱抵溝。東至真冲者。則絕無形迹。而畝數與坵數十數倍於舊冊。額納屯糧皆飛洒於後十百戶。欲徹底跟究。而人經五六代。田經八九易手。終難得其始行舞弊之人。即使其人既得。而以其高曾之罪。坐及數世之子孫。於法未

合。且其子孫苟富。尚不妨責令賠償。俾屯田仍復其舊。若赤貧如洗。無可追賠。縱予以笞杖。而八九易手之人。纍纍聽質。蓋有不勝其仰屋者矣。若云現業者不應承買官田。而中間八九易手之人。皆爲誤買。將專罪現業者乎。抑并八九易手之人而俱罪之乎。設易手之人皆貧。皆富。尚可以一律科斷。苟或貧富不一。又將何以處之乎。吾知其術立窮。亦徒見其累民而已。論者謂當執均田之法。不論屯科。槩爲丈量。計畝攤糧。以爲平賦。殊不知科田之價。十數倍於屯田者。正以糧輕之故。若令與屯田計畝攤糧。則原價百金。至轉售時已去其半。屯田固幸。而科田又何不幸。

也。若云科田皆爲屯田所改法，應均攤然，豈無本屬科田者乎？名曰平賦，而不平實甚。然則改屯作科，豈聽其混亂乎？是又不然。蓋從前改屯作科之田，以余二三年來所睹記，不過計糧一百餘石。余已於捐買書院義學田畝之時，估計此田出穀之數，以一半給耕者工食，以一半改爲官租。官自變解，俾貧民不至大累。其有未經變改之田，各爲清出。如此戶今年納屯糧若干，科糧若干，至明年減納若干，即追問買主，令其過割入戶。是屯是科，各無混淆。庶幾刁滑者無所用其奸，而訟獄亦因以日少。但此法新行，尚有未能周知者。後之君子，苟不以余言爲謬，着令戶書，毋惜一時之勞，年爲登記，民之幸與，而民少訟獄，糧易完納，抑亦官斯土者之幸也。

說

鎮甯以上瘴癘說

田 雯

瘴氣自鎮甯以上。凡地之近粵者，即有。每於春秋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暝，丹碧瀾漫，非虹非霞，氣如蒸，秣則瘴起也。遭之即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痲瘧久則黃疸，脹腹或逾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黃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蠱。土人多識之。大抵瘴生於嵐山澤不正之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論

四

氣也。氣必乘虛而入。中於口鼻。而遂匿乎膏肓。夫故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常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遠矣。鎮甯所轄之火紅落架。素苦瘴。近用火器驚之。即解散。遂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習安石花說

田 雯

習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怒流。昔人所咏。谷黯天如線。巖高月不明也。山絕巔。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意洪荒時。皆澤國乎。水漸行而爲陸。廣爲烏江。縈紆透折。入蜀。合岷水而爲長江。則亦江之源也。然攷禹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說

五

治水。瞿塘灑瀕以上。不聞有疏鑿之跡。則此劃然者。殆巨靈所劈歟。去三岔三十餘里。有可處砦。巖倍峻。河亦倍駛。上下十里。可以小艇洄溯。而不可截流徑渡也。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時。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爲叢。經二三日漸長。並數叢爲一片。大者輪。小者掌。鮮明爛漫。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三四日。漸黃漸澹。倏歸烏有矣。其生既在絕壁之間。又必值山水大發時。危巖斧削。巨浪雷轟。古今來惟遠眺。顏色稱奇絕爾。雖好事者無羽輪。飈車。孰得而尋其根蒂哉。迨水勢稍落。泛舟往尋。則藤蘿不施。苔蘚不生。瑩瑩峭壁而已。向之殷然在望。

者。豈山川之氣蒸鬱所成乎。而澗水迤東辰溪瀘溪之間。夾河而立者。猶是也。不聞有此。此河由三岔以抵思臘。兩崕峭剝。亦不大殊。而亦未聞有此。庸詎知山川之氣。獨鍾於此歟。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士人恒以其生之高下。色之濃淡。決旱澇豐歉。如持左券。嗚呼。亦異矣。

放養山蠶說

常恩

蠶種

山蠶春秋兩收。秋蠶成繭時。當擇大且厚者。留作明年春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說

六

種。須用指上試之。覺其繭較重。復向耳邊搖之。聽其聲稍活者方佳。凡繭圓而大者。多出雌蛾。瘦而長者。多出雄蛾。留種時。務各留一半。庶將來配對。雌雄適均。而無拋棄。但收種須散布竹簾上。切勿堆砌過厚。使不能透風。恐蛹鬱壞。若冬臘兩月。天氣大寒。又當置之複室。或室中置微火。免蛹凍死。

查遵義蠶種。來自山東歷城。相沿放養。已百餘年。近因山瘦林枯。秋蠶多無成者。即成。亦係黑蛹。留種多不堪用。故彼處每歲六七月內。必往山東河南等處買種。冬盡春初方歸。勞費甚鉅。聞黎郡城南四十里黑洞屯地。

方。於道光乙巳丙午年間。曾從遵義買種前來試放。秋蠶卽獲有收。且成種皆屬紅蛹。緣黎平荒山新闢。林茂葉肥。養蠶更易成熟。由是觀之。足見此地之蠶利當興也。

### 搖種

收秋繭時。已將種粗爲擇出。至十月再搖而擇之。十一月又搖而擇之。共三次。聽其聲之圓潤有肉頭者。可爲種。聲堅硬如石子者。名爲響繭。但可縑絲。又蛹在繭內。其地步寬綽者佳。其地步不甚寬綽者。名爲停蛹。不可爲種。

### 烘種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說

七

烘種爲蠶事第一要緊關頭

先將擇定繭種。用粗蔴線穿成串數。切勿穿其有系處。蓋有系者。頭無絲者。脚。蛾之出。必齧系間作孔。若穿其系。蛾無由出。皆死繭中。烘房必俵糊其縫隙。勿使透風。卽將穿成之種。掛於烘房所懸平竿上。如種多者。分數層蟬聯而掛。輪遞移動。使受火勻稱。火用櫟樹柴。他木烘之。必病蠶。蛾將出。繭內必有響聲。先出之蛾。謂之報信。自立春前後。數日開火。以至春分。見有信蛾之日。皆用暗火。微微薰之。不可晝夜稍間。火重則蠶受熱。後必病斑。火輕則蠶受寒。後必病縊。火熄則空肚而殭。每日子午前後。分陰分陽。須

用明火催之不可太猛。猛則日間出蛾。謂之反陽。天用柴多少。須視天氣之寒暖爲節。天暖而用柴過多。則蛾必速出。生卵太早。櫟葉未發。卵皆出蠶。無以爲食。必多餓斃。

### 出蛾

蛾之出。在未申後。子時前爲得其正。約半月可以出畢。初出時其翅甚小。伏於繭上。愈煽愈大。不一時卽圓翅。俟其水氣乾而翅老。卽捉入筐內。夜間捉之。尤宜急速。恐其撲燈自斃也。

### 配對

蛾之雌雄。以眉與腹爲定。眉細者雌。眉粗者雄。雌者腹大。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說

八

而長。雄者腹小而短。先將雌雄提入筐內。聽其自相配偶。見有配就之蛾。卽另提一筐。令其站移。其餘或雌雄不均。無可配者。葉之。配之前必將雄蛾之尾。輕輕搦去汁漿。否則難爲媾。配之後。必將雌蛾之尾。輕輕搦去汁漿。否則難爲產。

### 蛾卵

蛾之配。以周一日之時爲度。對時則折去雄蛾。將雌蛾去汁漿後。卽置入筐內。筐用黃荆條編成。此係布卵之筐。必須新製。舊者不可。用每筐第一次置蛾二百五十。俟布卵畢。又出之。共成五百之數。名爲飽筐。其卵旣布於筐。仍附

入烘房內。毋令受冷。若天氣溫可暫輟火。卵約十五日而蠶出。筐約十日而出盡。

### 上樹

蠶出卵卽能食葉。務將出蠶之筐。送至櫟林。擇櫟樹相聯者。以三四株結成一片。將蠶筐並筐蓋分繫叢枝密葉間。蠶卽羣相奔赴。有食其葉。謂之靠筐。倘不便靠筐者。則摘一二嫩櫟枝置筐中。引之使上。卽以此枝架櫟樹杪間。蠶亦能緣枝赴樹。蠶之出卵。必於天曙時。過半卽止。至夜間仍將蓋合筐。收入棚內。用微火薰之。天煖不薰亦可。次早仍照前。送入櫟林。若天將雨。或用竹席。或用油紙覆筐。不可使未出蠶之卵受雨。若受雨。後出蠶必病。

### 剪移

蠶食葉盡。皆附空枝。卽剪其所附之枝。架於別株樹杪間。蠶自能緣樹食葉。有墜地者。拾而上之。其枝幹大者。不可剪。剪則傷樹。必捉蠶置筐內以移之。筐內不可載多。多則蠶擠壓受損。捉蠶出其不意。隨手卽下。若驚之。或捉稍緩。則抱枝牢固。雖中斷爲二。亦不下也。捉者留心。

### 守護

蠶在樹間。畏鳥雀食。養蠶之人。必四面邏守。或鳴竹柝。或放火銃。鳥雀聚集甚多者。更用黏竿黏之。若癩蝦蟆則能

吸蠶之在卑枝者。爲害雖小。亦當防。至於秋蠶則。烏害之外。更畏山蚱蜢。形似蚱蜢而大。色微黑。俗名紡紗婆。馬蜂。山蜂之大者。枇杷蟲。其形似螳螂而微長。而且張翼則能飛。尤當力爲驅除。守護勤蠶。乃不致受害。

### 初眠

蠶出卵時。如螻蟻狀。遍體皆黑。食葉約七日。即倚樹不食。而若睡。是爲初眠。眠後蛻去黑殼而起。名爲退衣。凡蠶出卵時。旋必食其殼之半。每眠起時。亦必食其蛻之半。不令食則蠶弱繭薄。蠶每眠約二日。陰雨則二日。眠時必自吐絲。絆其後脚於葉。爲蛻時用立地也。若偶傷其絲。則不能蛻而死。眠時慎勿剪移。

### 安順府志

### 卷四十六

藝文說

十

### 二眠

退衣後。其形稍大。變成褐色。又食葉約七日而二眠。

### 三眠

二眠後。蛻去褐色而起。變成青黃二色。脊上漸有金點。其點以少者爲佳。無者更好。其形漸狀。食葉更甚。又約七日而三眠。

### 大眠

三眠後。其色不改。其形愈狀。又食葉約七日而大眠。一名四眠。此次起眠後。其色仍前。其體極狀。至日食七八葉不

等約十日而壯。臙臙足不食葉。漸小如二眠後時。謂之退臙。自行去溺去糞。通體光潤。滿腹皆絲。各在枝上。以絲牽引櫟葉數片。自裹如甕。謂之爬甕。然後於中周回往復。任絲作繭。

### 下繭

蠶初成繭。必自瀉白漿。漿其繭。其殼尙軟。任其在櫟葉間。固結二三日。俟殼硬始收之。若濕摘之。其繭必壞。亦不可久留樹上。被陰雨浸壞。摘繭時。蠶有未爬甕而尙食葉者。則當移之他樹。不移。恐摘繭礙食。若初爬甕而驚之。其蠶必四散吐絲。不能成繭矣。摘繭後。筐載歸廠。卽將爬甕時。

### 安順府志

### 卷四十六

藝文說

十一

自裹之葉剥去。務順其系。繭系爲上。剥必自上而下。逆則傷繭。至若繭不封口。當口有黑迹而濕者。曰油頭。口封而黑濕浸出者。曰血繭。薄而不堅者。曰二皮。此三者俱係壞繭。剥繭時。務須擇去。不可與美繭並存。

### 炕繭

春蠶收繭後。擇其繭可爲秋種者。另存一處。其餘繅絲之繭。如旬日內卽能煮而繅之。其絲更光潤柔滑。若旬日內不及盡繅。旬日外蛾卽出矣。急以炕而藏之爲妥。炕繭之法。擇平地掘一土炕。或方或長。不拘體式。先用竹竿數根。縱橫架於炕上。鋪以竹簾。累繭其上。再以篾席覆其繭。下

用大火炕之。繭一經受火。則濕氣外散。謂之出汗。卽將繭四面翻撥。使受火均勻。俟其汗乾。取而搖之。其聲堅硬如石子。則水氣乾而輕。蛹內殭矣。收而藏之。以待繅絲。但炕火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火太過則蛹內焦。絲燥而損。火不及則蛹內爛。取絲色暗。掌火者斟酌炕之。

### 秋蠶

秋蠶出自春繭。春繭成於端陽節前後收畢。天方暑。種不用烘。急擇之。穿成串。懸而涼之。蛾約二十日而畢出。其雌雄配媾。亦如春蠶。旣媾。折配。棄去雄蛾。仍搦去雌蛾尾後汁漿。以麻縷四寸。將雄蛾大翅內之小翅縛住。一翅縷之。

### 安順府志

#### 卷四十六

藝文說

十二

兩頭各繫一雌。掛之衣子地。火芽間。其卵卽布於樹。而蠶自出。七月底結繭。中秋前卽可收竣。凡放蠶。春蠶嘴軟脚硬。宜稠散樹上。葉方嫩。利速食。便剪移。易肥蠶也。秋蠶嘴硬脚軟。宜稀散樹間。時正熱。俾緩食。省剪移。免勞蠶也。養蠶者知之。

### 繅絲

繅絲之法。以大鍋盛清水。

盛音成

候其沸。加入菘灰汁。

菘音喬

調勻。乃置繭於中。約煮半時。將繭翻轉。再煮一二刻。視其繭軟。殼外浮絲鬆散。則繭熱可繅矣。試之如不熟。再加灰汁畧煮。司繅者執短小竹棍。謂之繳竿。先繳其浮絲成絡。

柳音分作數提仍存鍋內。鍋上置木架一。名曰鍋馬。其上有

絲籠。上聲又其上有天輓。音時以繳竿繳其繭。和其絲引緒

上從絲籠繞出天輓外。復向右下縈於繅車。旁以一人亟

轉車收之。竈內不可斷火。若絲不順。火稍加重。水熱則絲

易抽。絲之粗細視提絲縷之多寡。繭之緒曰餵頭。畏音繅

者隨盡隨續。毋絕餵則絲勻。去車底五寸置一灰盆。火不

可猛。使絲旋乾。每日一人。可繅繭三四千。初時繭多順緒。

取絲較細為經絲。經去聲至後半日。繭緒多亂。取絲稍粗。為

緯絲。緯去聲又春蠶之絲。繇密精緻。取絲可經多緯少。秋絲

性稍脆。音取絲則緯多經少。放秋蠶多為春種計。若取絲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說 十三

總以春蠶為佳。

織紬

織紬之法。先用一車。次第以經絲緯絲張其上。列於左旁。

右置一車如紡棉式。將絲各導成經筒緯筒。經筒之絲。則

用牽架貫筒。牽縮於經架上。足其筴數。筴音復貫入竹筴

牽之。以茅刷梳之。蘸麪漿漿之。蘸音始上機。緯筒之絲。則

以小竹架植筴貫筒。筴音右執一小桿。中鉗牛角尖。鉗音

顛倒收其絲。導成槽運以貫梭。然後織。其法與他織同。

查遵義所織。有府綢水綢之別。府綢之絲。繅時車急。取絲

絲畧粗而綢厚實。其品上也。水綢之絲。繅時車緩。取絲

極細而織綢單薄。品爲下。而名目獨多。其雙經單緯者曰雙絲。單經雙緯者曰大雙絲。單經單緯者曰大單絲。若小單絲更疏而窄。亦曰神綢。府綢其質堅韌。洗用猪胰揉之。胰音夷使其綢柔滑而後加染。彰五色焉。

### 繭殼

出蛾之繭。絲被齧不可繅。用苕灰水煮之。復向鍋內蒸透。翻去其蛹。套如拳狀。以水洗淨。曬乾。再用猪油少許。合水煮之。晾乾。套於短筭上。左手執之。右手用鉛團鎮於竹籤底。以墜絲。手搓籤令旋而墜。絲卽絡繹抽出。其墜益下。則提而收之。絲緊細而勻淨者。織綢如新繁所產。名爲繁繭。又名鷄皮繭。若不用油煮。但以水浸濕。卽取墜絲。其絲較粗而鬆。且多類節。可織爲粗繭。一名毛綢。

### 湯繭

繅繭不盡之餘殼。半多破口。曰湯繭。置於簍中。用熱水浸透。罨軟。罨音遏翻去其蛹。套如拳狀。以水洗淨。曬乾。或用猪油煮過。扯乾絲。織鷄皮繭。或用水浸濕。扯水絲。織粗繭。綢皆可。至若油頭血繭。可繅絲者。則繅之。如不可繅。與湯繭同用。更有繅時所提之浮絲。及諸敗繭之爛者。不可扯絲。但翻去其蛹。以水久浸。洗淨。晾乾。用釘板抓散。網以爲被絮。甚暖而耐久。

種櫟

九十月之間櫟樹子老自落。拾其堅好者掘溽潤處爲坑。聚而窖之。者不窖之。溽潤處恐子乾。且生蟲。窖子時塗以豬血。可免山鼠竊食。且他日葉美宜蠶。再用杉木細枝刺極密者。蓋於土上。更免鼠患。至來年二月皆生芽。乃出而種之。將土鋤勻。縱橫成行。行必相距二三尺。毋太密。密則枝條不茂。毋太疏。疏則曠土可惜。深約七八寸。各種櫟子三四顆。覆以鬆土。春雨及時。兩旬而芽卽出土。遲則一月。雨水節至清明前皆宜種。節候萬不可遲。又有本年窖櫟。次年不卽種。越一年而秧長至尺餘者。則分其秧。亦於雨水節後。如栽雜樹法栽之。蓋種櫟子。長至三年盡伐之。令其再發。新枝又兩年。然後葉肥壯可。飼蠶。若栽櫟秧。較種櫟子更易成樹。凡種櫟。泥土爲上。浹沙次之。紅沙火石地爲下。沙石之地。其樹葉瘦。不能肥蠶。且葉盡時。蠶或四下。值日烈地熱。必多受損。

蠶山

山必相其陰陽。蠶性惡濕喜燥。飼蠶宜向陽處。陰處祇可作繭。爲秋蠶宜山之陰者。爲可避秋陽之烈。凡當西曬之山。秋蠶最忌。蠶尤畏霧。霧著蠶甚者死。不甚者病斑。不能作繭。山有空穴。每多霧。至晴欲雨。雨欲晴時。霧最甚。故有

烟瘴之處斷不可蠶

### 蠶樹

欒樹在黔之上游曰青楓。在下游曰麻欒。皮薄。葉長。底面皆青者。味甘。可飼蠶。皮厚。葉短。面青底白者。味苦。飼蠶不旺。二者子皆圓。白欒則子長而細。皮光不皴裂。葉短。亦可飼蠶。總以葉厚大而青者爲良。否則力薄。新種之樹。或三年。或五年。樹成乃飼蠶。飼後將此樹暫歇一季。謂之歇樹。不歇樹。則葉不茂。蠶亦不肥。樹高勿過一丈。過高則難剪。移與摘繭。樹近十年則已老。即伐之。可爲薪炭。留其根。俟來年再發。初發一年者。曰火芽。一名頭芽。飼子蠶宜。至二年曰二芽。三年曰三芽。皆可飼壯蠶。再老又伐之。一種可十餘伐也。以無用之葉。飼有用之蠶。而薪炭之利仍在。種欒一事。可謂一年之勞。百年之利。

### 薔林薔音蒿

育蠶之林。其荆棘雜木。必須去盡。雜木中桐油白楊烏柏三種。柏音九尤不可留。白楊烏柏之葉。蠶食必死。桐油樹則蠶經其葉上。其榦者即斃。故烘蠶種之室。亦不可用桐油。然燈。惟楓葉無損於蠶。可不必去。樹下之草。勿芟夷太盡。天氣炎熱。蠶多自樹而下。盤旋草上避熱。熱氣漸退。蠶自緣榦而上。有不能上者。則拾而上之。若樹根無草。地土過

熱蠶墜地卽殭又蠶在樹上。倘遇暴雨冲落。蠶抱草根。可免冲没。有草不但可避熱。兼可避雨。至若未頭眠之子蠶。上樹五六日。曰衣子林。樹下之草。又必鋤盡。子蠶附樹力不健。恐風震葉搖。蠶易墜地。草不鋤盡。不易拾蠶。

### 器具

蠶事用者曰蠶筐。用布之卵曰蠶刷。以子掃出筐曰蠶篋。以子蠶移曰

蠶剪。以剪枝移蠶曰薙刀。卽鎌刀薙林用之曰排套。曰機竿。曰黏竿。皆以

捕鳥曰火銃。曰響槁。曰沙撮。曰擎霹。擎音料皆驚鳥曰繭桃繭

絲事用者。曰繅車。曰竹磨。去聲曰鍋馬。曰絲籠。曰繳竿。曰鐵

鍋。曰菽灰。皆用繅絲曰手車。曰風車。曰羅架。羅音萃曰羅心。卽牛

### 安順府志

#### 卷四十六

藝文說

十七

角尖曰車筵。皆用導絲織事用者。曰茅刷。曰刷架。曰拖扒。曰羊

角。曰牽架。曰牽杆。曰牽扒。皆用牽經曰機牀。曰天平。曰坐板。

曰跣板。曰竹篋。曰線縱。曰篋夾。曰輓心。曰梭。曰秘尺。秘音別

曰幅尺。曰銅剪。曰銅鑷。曰銅鍼。曰銅鉤。皆織綢所用

### 蠶神

祀先蠶。重報本也。西陵聖母苑窳夫人。窳音字蠶家皆祀之。

黔省蠶利。始自遵義知府陳公。攷遵義府志。公諱玉。壓字

韞璞。山東歷城人。由蔭生補光祿寺署正。出同知江西贛

州。乾隆三年。來守遵義。日夕思所以利民。事無大小具舉。

民歌樂之。郡故多榭樹。以不中屋材。薪炭之外。無所於取。

公循行見之。曰：此青萊間樹也。吾得以富吾民矣。四年冬，遣人歸歷城，售山蠶種，兼以蠶師來。至沅湘間，蛹出不克就。公志益力。六年冬，復遣歸售種，且以織師來。期歲前到，蛹不得出。明年，布子於郡治側西小邱上，春繭大獲，遂遍諭鄉里，教以放蠶、繅絲之法，令轉相教告，授以種，給以工作之資。經緯之具，民爭趨，若取異寶。八年秋，會報民間所獲繭至八百萬。自是郡善養蠶，迄今百年，遵綢之名，與吳綾、蜀錦爭價，遵義視全黔爲獨饒。公之力也。道光十八年，題祀名宦祠。以上遵義府志查遵義蠶神廟內，原有陳公專祠。每歲六月望日，逢公誕期，遵民業綢者，羣相祭賽，育蠶之厥功在百世，宜乎食其德者，尸祝勿忘也。

考

黔中水道考

晏斯盛

自莊躋略地，椽船且蘭，而牂柯江始出。然循江循沅，前後漢書異指，江沅番禺，莊躋唐蒙殊歸，桑欽酈元西南未覈。山溪分合，略而不詳。予旣著牂柯江論，復據遊覽所經，考證圖志，記其水道，存隅識焉。黔處萬山中，形勢紆迴，分著微渺，所爲茹納羣流，吞吐溪壑，達江赴海，緯衆水而經之者，曰烏江，曰盤江，曰濛江，曰銅仁江，曰鎮陽江，曰清江，曰

都江。烏江卽夜郎水。出修文縣西北之陸廣河。其上自威甯州之八仙海營菩薩汛露州各溪澗流出。過畢節縣西南七星山下。爲七星水。有關曰七星關。溯威甯道滇南者多濟此。元馮福可詩曰。點蒼何蒼蒼。環以西洱河。百年雨露恩。詎敢煩天戈。轅門振烏撒。衣帶踰牂牁。巨險久已平。故關尚陂陀。云胡七星名。亦復重不磨。此以知其徼塞矣。今有橋曰七星橋。明嘉靖間道人黃一中建。橋西南有黑章水注之。或曰卽黑特川。元大德五年。劉國傑破蛇節宋隆濟於墨特川。倘此地耶。又東流至大定府西南。有落折河。自府城西北二十里。當兩山間。破地吼出。南流來注之。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考

十九

又東過府治南。東流。右得以則河。又東左得烏西河。又東爲六歸河。又東右有簌朵河。合武着。墮極。織金等河水。自平遠州界。黑跨牛場汛。東流來注之。又東北有西溪河。合楠木溪水。東南流來注之。又東至黔西州東南。爲鴨池河。有渡曰鴨池渡。兩岸如劈。崇崖如雪。黔西大定要津。又東至修文縣西北。是爲陸廣河。距修文五十里。舊爲水西驛道。有渡曰陸廣渡。明王文成公曉發詩有曰。白鳥去邊迴。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謂斯處也。有水自安平縣東南界。東北流爲落陽河。又東北自清鎮縣城西。爲滴澄河。又北與安順府東南之九溪河。北界之三岔河。谷龍河。下流合

而東北流來注之。又有三潮水。自修文縣北流來注之。又東左合白花箐水。又東左合沙溪水。有渡曰黃沙渡。又東有羅傅大河。自永甯縣東南過遵義府西南流來注之。又東過修文縣養龍司北。是爲烏江。唐李學士白。流夜郎有烏江留別宗十六璟詩。所謂白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遙瞻明月峽。西去亦相思者。蓋其地云。今有渡曰烏江渡。關曰烏江關。黔蜀要津。又東得刀靶水。又東得養馬水。又東至開州東北。遵義府綏陽縣西南。有渡曰茶山渡。有水自桐梓縣西南。正安州西。至石子坡南。過遵義府西南。入湘水。右合綏陽縣北之源溪水。朗水。傘水。厚水。南流來注之。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考

二十

又有三江水。自湄潭縣北合窄溪渡。上關花水。溪湄溪。大洞溪。馬渡溪。角路溪。大溪。諸水。從廢容山司。至望浦合流。北來注之。又南有渡曰落汪渡。右合渡口水。又南有洗泥河水注之。東南至巖門。有南明河水來注之。南明河出貴陽府廣順州東北阿沙壩龍潭。合濟番河。會一宿河。尤愛溪。上馬橋河。四方河。過中曹司。至府城西南。左受黔靈山諸泉水。及澤溪。貫城河水。東過府城南。右得富水。又東南得龍洞河。黃泥哨。牛渡河。諸水。東由廂子口。喇平司。迤北至巴香。合平伐。三岔河。八字河。所匯貴定縣城西之甕城河。再過平越府西界之清水河。一曰皮隴江者。東北經開

州東南。由天星橋八吊口、棉花渡而東北會於巖門巖門在開州東。甕安餘慶二縣西北有渡曰巖門渡。爲黔楚蜀通津。波流湍激。合沓湖澎。固衆壑之關竅。亦一川之樞要矣。又東至龍泉縣西南。有渡曰葛閃渡。又東南有甕水。鬲坪水。袁家渡水。白厓河水。滙爲江界河。合餘慶縣之白泥司水。佛山河水。北流來注之。又東至桶口。有水自餘慶縣東南界。北流爲滿溪。合石阡府之龍底河。凱科江。陽溪。深溪。樂回溪等水。東北流注之。又東爲三江口。思石平遵通津也。江楚商旅。由銅江陸行者。多自此濟。蜀賈鹽艘。溯思南而上者。亦多泊此。其西有得勝關。又東北流。有水自龍

泉縣東南流來注之。又東流過思南府城南。是爲德江。有渡曰德江渡。又東有白鷺洲。河沙清淺。蕩漾江心。遊觀者尼焉。又東得鸚鵡溪水。其西有石門焉。唐史載牂柯境內有石門山。此其是耶。又有思邛水。從印江縣西北之郎溪流來注之。又東過婺川縣東。左有豐樂河。得煎茶溪水。登龍河水。合洪渡河。倒羊溪水。東流注之。又東過婺川縣東北界。而達涪州。爲涪水。通於蜀。入於江。唐史稱城樂縣西一百五十里有涪陵水。方輿勝覽稱思州有巴江水者。是也。盤江。廣輿圖以爲牂柯江水。水出滇南。小金沙江。至威甯府界東南。流爲可渡河。有橋曰可渡橋。山曰分水嶺。威

甯舊烏撒衛也。明鄭旻曰：予弭節西南，抵烏撒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壩，詢水所從，候吏稱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流爲盤江。又曰：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源芒部界濱城海子，通水西境，會可渡爲盤江。第山水峭險，獠叢居，以是人無因而至。據今七星關水爲分水嶺所界，東出烏江，不注可渡，又小金沙江，一名北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麗江府之塔城關入中國，經鶴慶姚安武定東川諸府，至四川之叙州府，與岷江合，入於東海。與盤江之從粵以入於南海者，源流迥異，則鄭氏後說與廣輿圖所載俱舛矣。可渡河，又東南流，迤西至木東汛，有花魚洞水。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考

二十二

西來注之。又南至龍場汛，有水至曲靖府界，流來注之。又南自安南縣東北，有落白河，自曲慶府界東流來注之。又東至永甯州西，安南縣東，是爲盤江，有橋曰盤江橋，爲入滇孔道，兩山夾行，水勢湍駛，不利操舟，亦難架石。明參政朱家民治鐵爲絙，懸兩崖間，覆以板，東西各建樓堞，行者賴之，尋爲賊毀。國朝經略洪承疇統大兵定滇濟此，復完之。至今歲用修繕不廢。盤江又南至普安州東，又南至九盤山，迤東至花江汛南，有白水河，得永甯州北之關嶺，灞陵橋水，南流至鎮甯州西，而南合菜子河水，至甯穀司，又南合永豐州西北之打罕河，南來注之。又有迤長江，至

峽有飛橋。左右各立梵宇。傍有石曰說法臺。陟者攀鐵絙上下。如蹈空行。寺在極頂。風峭不可瓦。治以鐵。遊從之客。千里風烟。一覽而盡。山下各溪環繞。合甕濟水。南流爲小江。而入大江。是爲江口。有渡曰雙江渡。爲黔楚蜀通津。又東有木耳溪水。自平難寨東南流注之。又東至銅崖。崖當江流。壁立千仞。在府治西南。其巔有跨鰲亭。明正德間。叅議蔡潮建。又東過府城南。迤東。城內有山曰東山。突兀崎嶇。俯瞰江流。濤聲撼之。響振林木。絕壁間有雲彩。江聲四大字。書法古邁。佚其名。山巔舊有大觀樓。尋廢。復起雙峯閣於上。順治十八年。太守梁懋宸建。又東過石笏山南。又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考

二十四

東有烏羅溪水。自烏羅司東。合羊溪水。南流爲乜溪。東南來注之。又東至辰溪縣。入沅水。而達於楚江。鎮陽江。卽澧水。古五溪之一。源出偏橋石司。太陽河。又曰杉木江。東南流至新施秉縣東北。右合小江。新施秉者。舊偏橋衛也。明張一鵠詩曰。有水可乘筏。其如難渡何。不辭車馬憊。還怯虎狼過。楚水偏橋盡。黔山平越多。城陰最慘淡。一路少田禾。此已事矣。今驛路平曠。田疇衍沃。不殊內地也。城東有橋。爲黔楚孔道。又東流至縣東南界。有舊黃平州北門河。與州治東冷水溪。合而東流。過新施秉縣南。又東南合太陽河。爲大江。而注於諸葛洞。一名甕蓬洞。洞五重。皆飛崖。

絕壁高濶數十丈。有鷺鷥灘。有芙蓉崖。水行石科中。盤渦傾仄。激宕淺阻。不通舟。明萬曆間。巡撫郭子章鑿之。未就。罷。國朝順治十三年。總督趙廷臣。巡撫卞三元。以黔饑乏餉。令新鎮道徐宏業。副將王可就。開通而漕。楚米萬石。直溯黃平城下。尋停運。仍淤。江水從中出。東南流。得白水。又東得牙溪水。其西有小由溪。湧溪水注之。又東過文德關。東南。右合松溪水。又東左得西峽山水。又東至鎮遠府城西南。是爲鎮陽江。滇黔宦遊江楚賈客舟。多泊此。彭始奮詩。稱烟消山漸出。江狹水難平。共指武陵近。乘流堪夜行者。此固溪壑之實況矣。又東左得石屏山水。右得吉祥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考

二十五

山水。又東有橋曰祝聖橋。江楚黔滇孔道。又東得鐵溪水。有浮石灘。又東得宛溪水。又東得秋溪水。又東得松溪水。舊爲清浪水馬驛。今爲縣。又東迤北有星石江水。自思州府東北開天鋪東南流來。又有甕坑灣水。自思州府西都平司南而東流過府城南。又東與星石江合流爲施灣。而東流來注之。又東至沅州而入沅水。以達於長江。清江古曰劍河。又曰長河。舊陷苗境。舟楫不通。雍正七年。總督鄂公諱爾泰。巡撫張公諱廣泗。奉

旨清釐夷人歸誠

題請開濬。自都勻府至湖廣黔陽縣。總一千

二十餘里。遄行無阻。江有二源。並發都勻府山澗中。繞城

西南過都勻副司界。左倚楊安汛。右袞琵琶木老牛角高基諸塘。迤東至東嶽廟前。又東過八寨協營前。協有城。雍正九年新建。前面太平汛。鷄賈。螃蟻甲些。代犁。後負楊排。大肚。小肚。左迤烏哇。楊烏巴告。鉄咤者良。右夾楊堯斗魁。龍井寨。硯延屬亦一聚矣。自此而北。左得舊豐甯司水。迤東過麻哈州東南。又東至清平縣界。受平越府三江口水。三江口者。麻哈江。馬場江。羊場江也。麻哈江。一曰兩岔江。又曰算水。一發州西樂平溪。一發州東香鑪山。東北流。合勇勝溪。凱還溪。舟溪。江山河。北流至平越府東南。馬場江。發府治西北。從金橋東南。流而注麻哈江。羊場江。發府東

北二十里。南流亦注於麻哈江。是爲三江口。其左有橋。曰葛鏡橋。距府城五里。爲滇黔孔道。三江口水。東流過楊老驛南。又東至清平縣南界。而注於清水江。江水東至黃平州西。重安驛南。有重安江。合高溪水。自黃平州西。而南流注之。又東南過巖門司南。又東過甕壩汛南。凱里汛北。而東過舊偏橋衛。東南至於丹江營北。有九股河。發源九排大山。自鷄港台拱。東北流。又有丹江河。自凱里流來。過楊條。與九股河合爲小江。從西南流來注之。小江兩岸。容山司屬。又東至下秉汛南。稿貢汛北。經交架。董隴。八稿。八亮。柳受。而東至清江鎮北。鎮城。雍正九年新造。鎮左爲董兜。

南脚又爲南埃階東後接公鵝堡汛。前夾柳利柳羅董敖寨洞連屬。實一江之控制矣。清江自此又東至下革東。有水自上古州界之宰磨柳受。下夕旦西南來。又有水自白羅宰統南來。會流爲烏沙河。東北流注之。由此迤南包白堵。伐迷發號。攢賴培堯柳戶俾刀培牛而東。至柳濟汛。南流沿排敖柳。再攢甲柳傍柳受排交。南孟黃寨而東。至天柱縣界之茅坪。右合亮江小滴水。東至沅埕塘。塘崖絕壁。有字摩挲可觀。明永樂十二年。總兵梁福等進討諸苗。還所記也。又東南過沅口。至黔陽縣南。入沅水而達於楚江。古州江亦曰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考

二十七

都江。舊陷苗境。雍正七年。總督鄂公。巡撫張公。奉

命清釐夷人歸誠。黔粵舟行無阻。其上源有邦水河。出都勻府東

南。合三道河流入獨山州。至爛土汛。右合馬場水。左合爛土司西南溪水。東流爲都江。其汛左有城門坡。右有水巖塘。西有獨山司。東有巴開打鋤等寨。明宏治五年。副都御史鄧廷瓚鎮遠侯顧溥討爛土蠻蓋斯處也。又東歷三腳壘。小打孟南。歷拉攬打略柳疊三汛。經來牛寨而至來牛營。營臨江北岸。自營而下。有風柳溝小溪。北來注之。沿陽翁柳邦牛羊場隴寨平宇。平裡賞耙俾背八匡。而至高舊營南。其北有小溪注之。營臨江北岸。歷高孖高表而東過

定且汛汛在南岸。沿寨比孟冬滾董妙有八圭革赧至俾開汛。歷黨略俾開滾左而至都江汛。經寨沈孟潘蜡子而東至古州城。西有溶江水。自清江台拱界南瓦山流出。行數十里。經冷衣下。合崩坡塘水。經八架。會於孖有。過平昂稿科。至古州城西北。有車江水。自清江高亮山流出。經官州朗洞寨。篙寨倒。又有水自黎平府屬之上洞流出。經育洞巴王。會於山州。過列樂鄉。月寨口寨。田寨。麥寨。頭藏。帑寨。合於溶江。下至古州。繞州城東南。與都江會。州城舊爲諸葛營。枕山面水。土田平衍。饒澤。黔中一沃壤也。宋咸平元年。古州刺史向通展入貢。明洪武五年。江陰侯吳良。三十年。楚王湘王都督楊文皆用兵於此。雖稱平定。亦屬羈縻。今雍正七年。總督鄂公。巡撫張公。宣暢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考

廿八

朝廷德威。悉歸誠樂附。因以其地建城。城北接黎平府界。有八匡。冲登風。坳利洞。高洞。東暨寨麻。左襟溶江。右帶都江。左爲高文。高武。高同。高寨。入鐸。俾隴。佳兩。佳化。謝能。黨剛。九溪。龍早。鷄底。鷄弄。右爲喇候。烏恩。擺因。怎冷。領講。養赫。歸奴。滾縱。臘岑。人烟。綿絡。阡陌。綺連。幾旣。庶矣。自此而東南。經獨石。蠟亮。流至入及寨南。有水自苗古九得來注之。沿傳洞。亭洞。平雜。孖温。上下蘓洞。平江寨。至下江營。又有小溪。曰孖女江。自東郎官雄流出。由孖温南來注之。而東

南經臘鵝扒沙郎洞巨洞。至丙妹汛。北有洽裏及黎平屬之溶洞。古州之八孖。永從之平舍。丙妹等寨。朗洞下有小溪曰孖覽江。自寨正寨平流出北行。又八孖之上。有曹平江。自黎平府之曹滴司流出南行。並流注之。又東南過懷遠縣界。過相思石碑二寨。經車寨梅寨沈口南下。而入於粵。達於海。總諸水經流七。達長江者四。歸粵海者三。舊五新闢二。

### 盤江考

李肇基

盤江散見於滇黔粵西。其在滇者。若宜良廣西皆曰巴盤江。若陸涼臨安阿迷甯州澂江師宗陽宗南甯皆曰盤江。

### 安順府志

#### 卷四十六

藝文考

廿九

乃若曲靖之南盤江。霑益之北盤江。羅平之盤江。則黔盤江之上流也。其在粵西者。則果化奉議田州皆曰南盤江。泗城南甯之南盤江。則黔盤江之下流也。黔盤江在普安州。安南縣之東。永甯州之西。兩岸陡絕。一水湍駛。旣難架石。亦難操舟。明崇禎朝。叅政朱家民。冶鉄爲緝。懸兩岸間。覆以板。東西各建樓堞。是爲鐵鎖橋。嗣是隨毀隨修。頗距赴滇要道。近改赴滇新道。卽於是橋之上。百里許。設毛口西林渡。則扼要不獨是橋矣。前此唐之時。普安安南永甯等處稱盤州。卽以此盤江得名也。又前此漢之時。武侯平南中。戰於是水之南。有盤江諸葛營。朱褒之反。李恢追至

盤江卽此也。考黔盤江上流。明史云烏撒府西有盤江出府西亂山中。經府南爲可渡河。入畢節衛界。曲靖府北有白石江。流合城南之瀟湘江。又東南合左小江。亦謂之南盤江。下流環雲南、澂江、廣西三府之境。至羅平州入貴州界。霑益州北有北盤江。其上流卽貴州可渡河。流入州境。又東南流。貴州安南衛羅平州東南有盤江。下流貴州募役司。通志云。盤江源出烏撒可渡河。可渡河東南流。迤西木東汛。有花魚洞水。西來注之。又南至龍場汛。有水自曲靖府界流來注之。又南至安南縣東北。有落白河。自曲靖府界東流注之。陳鼎滇黔記遊云。盤江源出烏撒苗境深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考

三十

山中。冬日水涸。始見其泉。凡七十七處。俱臨於一溪。遶曲靖府。經畢節而注於安南。觀此則黔盤江之上流可見矣。考黔盤江之下流。通志云。盤江水又南至九盤山。迤東至花江汛南。有白水河。得永甯州之關嶺灞陵橋水。南流至鎮甯西。而南合菜子河水。至甯穀司。又南合永豐州西北之打罕河南來注之。又有埗長江。自普安州沙泥崖東南流來注之。又有卜者河。軟橋河。板橋河。東南流注之。又南籠府有都城河。自安南縣界。得江西坡水。至高武汛西。合馬畢河。南流合魯溝河。過普市。合大坡哨水。東過府南界。而東流注之。又南至永豐州西南。而東南過泗城府。入於

粵達於海。明史云。泗城州西。有南盤江。自貴州募役司流入。下流爲南甯府之左江。南甯府之宣化州。西南有大江。其上有二。一爲南盤江。經府城南曰右江。觀此則黔盤江之下流可。知矣。明史云。安順府西南。有北盤江。自雲南霑益州流入。永甯州西。有北盤江。自普安州流入。募役司東。有北盤江。與永甯州分界。東南流。南盤江。自雲南羅平州來合焉。頂營司西。有盤江。普安州東。有盤江。安南衛有北盤江。自雲南霑益州流入。又南入安順府界。所稱盤江不同。夫募役頂營之盤江。卽永甯州所屬之盤江也。卽安順府西南所屬之盤江也。卽普安州安南縣同有之盤江也。

蓋同一盤江。安順府永甯州募役司。頂營司。錯居江之東。普安州安南縣。錯居江之西也。如史所言。普安州頂營司。何以獨言盤江。而不分南北盤江。安順府永甯州募役司。安南縣。何以言北盤江。而以南盤江。雜於其間。按募役司。東爲郎公河。受白水河。灞陵等河之水。而南注於盤江。如史言。東有北盤江。流入南盤江。是以郎公河爲北盤江。又以永甯安南之所謂北盤江。而爲南盤江。然則永甯安南之盤江。果爲北盤江耶。南盤江耶。史於一盤江。而何以有忽北而忽南之說。或做滇之紀南盤江於曲靖。紀北盤江於霑益。而不知證之地形。而多有不可解者矣。且募役司

地皆永甯州地。何以言東有北盤江。與永甯州分界耶。正史固可爲張本。而有可疑者。亦安得不存疑耶。黔書云。盤江源出金沙江。通志云。廣輿圖以盤江爲牂柯江水。出滇南。小金沙江。至威甯府界。東南流爲可渡河。有橋曰可渡橋。山曰分水嶺。威甯舊烏撒衛也。明鄭氏曰。予弭節西南。行抵烏撒。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塊詢水所從。候吏稱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流爲盤江。又曰。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源芒部界濱城海子。通水西境。會可渡河爲盤江。據今七星關水。爲分水嶺所界。東出烏江。不注可渡。又小金沙江。一名北金沙江。來至吐番。由麗江府之塔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考

卅二

城關入中國。經鶴慶。姚安。武定。東川。至蜀之叙州府。合岷江入東海。與盤江之從粵以入於南海者。源流迥異。則鄭氏後說。與黔書廣輿圖所載俱舛云。

永甯州考

謝庭薰

永甯州。唐宋以前。皆荒服。元至元始建州。在今治東南百六十里。上三馬。達安坡麓。因名達安。蠻語呼達安爲打罕。遂相沿稱。打罕。元初屬順元路。繼屬普定路。末並於泗城州。亦旋廢。明洪武於打罕仍建州。屬普定府。尋屬普定衛。衛東去今治百五十里。洪武後徙治衛城。避打罕之瘴癘也。嗣是自衛來。今治東三十七里。關索嶺所。頗便於控制。

世傳在宣德時。又傳在嘉靖時。初洪武二十五年。置關索嶺守禦千戶所。屬安莊衛。或曰與所同治。借所之地置州。猶前借衛之地置州也。或曰安莊衛所分駐關索嶺。猶近日借地安營也。然觀後日所官既廢。凡所官舊管關索嶺左右之十二科莊。不隸安莊。而隸永甯。可知永甯自來原有關索嶺置州。並非借地也。萬曆四年。徙治於今治西七十里安南衛。尋屬安順府。當時永甯雖設梅子哨等處兵防。無武弁彈壓。安南雖設指揮使等官承襲。無文員鎮撫。迄天啟以永甯地濶。州牧當有專城。躬親臨莅。徙治歸於今治。曰查城。以其地多山查也。曰頂站。就州治而論。四境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考

卅三

俱下。惟城處於崇山峻嶺之間。舊爲赴滇驛站也。就全黔而論。惟亦資孔居上。游上。昔滇黔以盤江爲界。驛站地形。鎮遠其足。貴陽其腹。永甯固頂也。昔明代干戈之際。秉政者料州城勢難獨守。必資隣鎮互爲犄角。故雖已有專城。而與安南衛同城之制。未遽更張。明天啟時。土酋安邦彥反。薛州長三桂往守安南。崇禎時。流寇孫可望亂。曾州長異撰亦往守安南。豈寇賊必由永甯以趨安南哉。

國朝順治十六年。改前明兼治安南之制。設州牧專治查城。康熙二十六年。安南裁衛設縣。永甯猶然附學安南。康熙三十八年。永甯設學。安南猶然同隸安順府。雍正五年。安

南撥隸南籠府。永甯仍爲安順府西鄙之藩籬。然永甯要害之地。故永甯汛關嶺汛。仍前自安南營分防。其由郎岱永安營分防者。惟坡貢一汛而已。

辯

關索嶺辯

謝庭薰

查城東行三十七里。其山之橫亘最長。壁立天半者。曰關索嶺。黔中赴滇。由山麓灞陵橋。循山半馬跑井。羊腹鳥道。凡四十三盤。而後達於關。關建樓有額。我

聖祖仁皇帝題曰滇黔鎖鑰。謂其非獨一邑雄關也。然昔人命名之義。又非徒以雄關言者。一統志首云。將軍漢前將軍羽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考

卅四

之子。建興初。隸丞相亮南征。恩信孚茲土。世祀之。此關索之所以廟食於是嶺。而是嶺之所以因名關索者。其說採之明胡寶關索廟記。貴州新舊通志。遂因之以註關索嶺。而自明來。咏關索嶺詩人。如許纘。會輩亦往往本此抒懷也。一統志次云。壯繆二子。曰平。曰興。平及臨沮之難。興爲漢侍中。有父風。武侯愛之。征討必從。傳志可考。無名索者。豈帥音與方伯連率之率通。當時呼關帥訛爲索取耶。其說同於黔書關索嶺辯。然古蹟志載安南有關索飲馬池。思南有關索城。威甯有關索鎮。關索插鎗巖。明史載馬龍州。江川縣。平越州。有關索嶺三。卽黔書附說。尋甸州。晉甯州。

亦有關索嶺二。永甯人或偶呼之訛矣。豈滇黔在在呼之訛耶。王實甫三國演義。毛宗峒三國志評。謝肇淞滇畧。未知據何稗史。皆載有關索。陳壽三國志。不知先何以未載有索。近世如吳中蕃。關索嶺歌。平興之外。索無聞掛漏。坐令疑壽史。獨因陳壽而以為千古疑案。抑又何耶。若夫黔書附說有云。古者設險以詰奸。山之高者。必有關吏守之。車輿貨物。過關者。置索挽之。故名關索嶺。果爾。則凡關皆有索矣。凡關皆宜以關索名矣。何以關索嶺之有專名耶。一云。設關之初。祀關聖以鎮苗蠻。非關帝外別有關索也。果爾。則但云關廟可矣。亦但云關嶺可矣。何以必云關索耶。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辨

卅五

牂柯江辯

謝庭薰

漢武帝元鼎六年。置牂柯郡。蓋因江以名之。而江之名昉於楚頃襄王。命將莊躄。從沅水滅夜郎。軍至且蘭。有楸船。牂柯處。乃改名牂柯。漢書云。牂柯江足以行船。漢武發夜郎精兵。下牂柯。同會番禺。後世求牂柯之地而不得。有指思南之巴江言者。有指普安安南永甯之盤江言者。有指定番之濛江言者。有指獨山之都江言者。有指黃平之重安江言者。田撫軍雯云。且蘭。即今之遵義。夜郎。即今之桐梓。牂柯城舊址。在思南。則牂柯之江。當在思南。而其楸船。

之處不在巴江。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澮甕接壤。而澮甕則且蘭舊地也。據此則軍至且蘭。楸船於岸之說。誠合矣。通志云。巴江水入四川涪水。合岷江。據此則巴江水不通粵。而以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會番禺之說。求之則又不合。羅念菴云。烏撒七星關水。卽牂柯江源。折流爲盤江。經泗城州。會番禺入海。峯山子云。盤江灘瀨險惡。虛無人行。至打罕。永寧始建州處聯泗城界。始可行舟。普安州志。盤江入石穴。永在於水。後人從泗城拾得。故知盤江爲牂柯上游。據此。盤江水通粵矣。而舟不能直達番禺。通志云。定番濛江。源出濛潭。流入破蠶。至泗城。通番禺。明郭青螺嘗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田撫軍雯云。定番城南之水。未聞有以舟楫行者。當時大姓。何以由此入貢。據此。則濛江水亦通粵矣。而舟亦不能直達番禺。古法樹棧兩岸。貫以索。憑索曳舟橫渡。是爲棧戩。華陽國志云。牂柯者。繫船棧也。一統志云。貴筑貴定清平甕安平越黃平。皆且蘭地。據此。則且蘭不止遵義。今獨黃平州之重安江。猶存棧戩古制。諸書雖未以重安江爲牂柯江。而父老之徃徃指牂柯江爲重安江者。亦非無因。但通志云。重安江水歸楚。則舟又不能直達番禺。

都江與盤江濛江。各去且蘭數百里。今以軍至且蘭。楸船於岸之說求之。殊不可解。然都江水之通粵者。同於盤江濛江。而異於巴江重安江。船之至三脚忠。直達番禺者。概異於盤江濛江。巴江重安江。梧州志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卽此。由撫軍牂柯江考。旣指巴江爲牂柯江。紫池考。又旁引梧州江。卽牂柯江之語。則是兩存其說。然而都江下流。與梧州等江相會。漢武發兵。知果下梧州江。未必不先下都江。此張制軍所以志獨山都江。而曰漢武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疑卽此也。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辨

卅七

解

牂柯江解

鄭 畋

牂柯江跡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郎置郡。近羅念菴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卽牂柯江源。折流爲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泗城。會番禺入海。圖解有齟齬處。然大要卓然得之。顧質之人鮮有能識者。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壅局於觀聽也。故作牂柯江解。崋山子曰。予弭節蓋度盤江云。江廣僅百餘步。自貴筑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行者。沿江上下。絕擊汰之跡。水勢批巖澍汨。土人謂水漲時。飄巨木。種舟。峭壁箐嵐。人蹟罕入。下流至打罕。聯泗城界。

舟船始通焉。比余歷普安。斜出霑益境趨烏撒衛校士宿。烏撒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壩。河之南。霑益境也。河之北。烏撒境也。驛抵衛城八十里。詢之候吏云。河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從此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詢之故老云。七星關水源出芒部界。濱城海子。通水西境。會可渡水爲盤江地。第山水峭險。戎。獠叢居。以是人無因而至。總前二說。固未晰知牂柯江所。在。而牂柯江爲盤江。則無可疑者。按遷史牂柯江者。莊蹻。兵滅夜郎。椽船處也。高戎。本古夜郎國。今自瀘戎入滇路。未。有不由七星可渡行者。當唐蒙風諭南越也。越人食蒙。

蜀蒟醬。蒙用蹤跡之。夜郎臨牂柯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以疆漢巴蜀之饒。固可賂誘夜郎爲置吏。浮師牂柯江。出。越之不意。制越之奇也。武帝由是拜蒙爲中郎將。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僂道指牂柯江。是時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饒數歲。道不通。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耗。於是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稍令犍爲自保。就至唐時。因以播。州之珍州爲夜郎。後人止知珍州之爲夜郎。不知古夜郎。從高戎直通甌駱。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郎。多同問蒙。曰。漢孰與我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今人疑區區之珍州。爲漢夜郎。又窘步旁蹊谷。疑指牂柯江。其亦昧莊生秋水之見矣。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瀨獰惡。虛無人行。豈古今時異事殊耶。抑當治道時。二歲費剷夷之力。師過不無罌箴盤剝之苦。至打罕。乃得沛乘舟楫。故兵遲至。而南越已平耶。載考八校回軍時。卽擊滅曾反。殺漢使者。且蘭。遂平南夷。置牂柯。則自烏撒透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廣西府。亦牂柯羈縻屬也。泗城以北。如都勻等處。皆牂柯界內矣。是時邛笮冉驩君長。聞南夷得漢賜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夷。乃使司馬相如往賓

之。於是關隘斥南至牂柯爲徼。則越雋等郡。界接芒部也。然則牂柯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川經絡。化工神運。余嘗用是而求之。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蛇螭虬從從。衡迤南五嶺。皆律峯東蟠。五嶺者。漢入南越。有五道行西北。山峻轟然。非無可梯。正以夷荒。非通道之所耳。以此見牂柯膠戾之山。巋然爲神州之拱臂也。荒徼山蹊。以地圖察其扼要。不過數寸。其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尙未能習其險易也。唐蒙浮舟牂柯之策。誠爲鑿空。初時臣民驚疑蠻夷煽動。然勞師殫貨。卒置郡如堵。雖來喜功之譏。自是華夷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成功矣。夫唐蒙通南夷。

之二郡。犍爲牂柯也。相如通西夷之二郡。越嶲益州也。而沈黎武都等郡不與焉。眞雄風哉。禹列九州。梁南肇有益州。昭神州又益一州也。益州列郡屬矣。昆明重建益州郡。昭益州又益一郡也。其視東晉不競。委神州於劉石。僑州名以削弱。不亦大相逕庭歟。嗚呼。亦可以觀盛衰之世變也。余於是重有感焉。

槃瓠辨補

劉祖憲

通志引後漢書西南夷傳。言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將吳將軍之首者。妻以少女。黃金千鎰。邑萬家。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

安順府志

卷四十六

藝文解

四十

名曰槃瓠。

魏畧高辛氏時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得

其文五色因名槃瓠按耳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

下。羣臣怪而視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皇帝下令。不可失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絕險。人跡不

至。

武陵記盧溪縣西有武山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有一石似狗形相傳爲槃瓠所化一統

志辛女巖在盧溪縣西南三十里奇峯絕壁高峻插天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辛氏女化石於此此皆後人摸擬之

辭豈足

於是女解去衣裳。著獨立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

求。輒風雨震晦不得進。經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然則

女身亦狗矣。不然豈三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

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後女歸。以狀白帝。

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斕。語言侏儻。好入山壑。不樂平

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後遂滋蔓。是爲蠻夷之祖。其

說與馬蠶娘相類。搜神記曰。蜀有得父還者。以女掠去。惟所乘

言絕絆而去。數日。父乘馬歸。母告之。故父不可。馬咆哮。父

殺之。曝皮於庭。女過之。皮忽卷。女而去。棲於桑樹。女化爲

蠶。一日。女乘馬駕雲而來。謝父母曰。甚矣。漢書西南夷傳

之誕而不可信也。姑無論高辛之世。無金千鎰。邑萬家。並

將軍之名號。此漢時制度。洪荒時無之。史記諸書。皆稱高辛氏聰以知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解 四十一

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

從道。盛德至於斯極矣。何有犬戎之患。亦何有棄人用犬

之事哉。且以女購人之頭。後世孱弱不堪之主。尚不肯爲

之。而謂高辛之盛德爲之乎。甚矣。漢書之誕而不可信也。

然則漢書詎遂無所本與。曰。有之。山海經曰。環狗獸。首人

身。五代史契丹北有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

嗥。其妻皆美。却能漢語。生男爲狗。生女爲人。自相婚嫁。男

子生食。婦女熟食。中華人至其國者。妻使華人逃歸。與筴

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筴。狗見其爲家之物。必銜

歸。如此十餘往返。則追不及矣。伯益經曰。卞明生白犬。是

爲蠻夷之祖。卞明者黃帝曾孫。白犬其子也。白犬有二身。

具男女二體

自相牝牡。

郭氏以爲自相配合

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帝以

東海中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人。

今緬甸國人。男子黎

黑女子則白哲而嬌美。有中國女子所不及者。不知何故。

是爲犬封氏。其漢書之所本

與。卽此知槃瓠非狗。或面目似狗耳。抑槃瓠爲白犬之別名。故後世烏彪犬子。豹奴虎狔虎癡之類。非眞狗也。或曰。觀于寶晉紀。言武陵長沙廬江。多槃瓠之後。赤髀橫裙。卽其子孫。又荊州記云。沅陵縣治武陽二鄉人多狗種。其祭槃瓠也。每揉雜魚肉。叩其槽而號之。今粵西狢狢狢狢狢狢。獠六種。以歲首致祭。亦雜魚肉酒飯。率男女歌舞之。豈不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解

四十二

可信。曰非不信也。謂槃瓠狗首人身。如契丹北狗國之類。則可信。謂槃瓠長尾四足。其毛五采。則不可信。謂槃瓠爲蠻夷之祖。則可信。謂高辛氏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則不可信。要知天地之初。純氣爲人。雜氣爲物。白犬槃瓠。殆天地之雜氣也。其狀似人非人。似物非物。帝徙而封之東海。或賜之以名山廣澤。仁之至義之盡也。今士人每津津樂道之。而不察其實。故從而爲之辯。

伐蛟說補

劉祖憲

蛟之形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纓。其受孕成形。多在陵谷之間。乃雉與蛇當春而交。遺精於地。聞雷聲。則入地成

卵。漸次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候已足。卵大如車輪。其地之上。冬雪不存。夏草不長。鳥雀不集。土面赤色。有氣蒸出。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冲於霄。卵既成形。聞雷聲。則自泉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漸顯明。朱起三月。前達聞似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而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俟雷雨卽出。其刨掘之法。先於冬雪時視其地圍。圓不存雪。又素無草木。復於二三月春夏之交。觀地色赤。有氣掘地三五尺。其卵卽得。預以不潔之物。或生鏃。或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割之。其害可絕。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懸掛一燈。可以辟蛟。夏月田間鳴鑼伐鼓。以督農功。則蛟不起。如起而作波。卽鳴鑼鼓。多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卽退。以上皆前人經驗有據者。非臆說也。